

# 莫札特

C小調

鋼琴協奏曲



蔡振家

## 引言

跟歌劇的序曲一樣，這段引言是在正文完成後才動筆寫的一自己回過頭來再讀這篇亂七八糟的文章，心中最感訝異的是：怎麼我把Mozart的音樂描述得如此“可怕”，好像跟一般被普遍瞭解的Mozart大不相同——或許是因為在寫作期間，恰逢學期成績公布之際，心理上有所感應吧！#※♠☆@……其中太主觀之處，還請多多包涵。

話說「搞數理的多好古典音樂」，此一“學說”有許多例証及研究（註一），此且按下不表，另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學數理的大多對Mozart情有獨鍾，這是我在校內結交一些愛樂者之後歸納出的結論。我想這似乎是因為Mozart的音樂，與數學、理論物理中的純粹，簡潔之美，有共通之處吧。Mozart永遠是曖曖內含光，常保古典主義的矜持、典雅，只有有心人才能聽出其樸素的音樂中豐富之美——就好像物理基本的定律很簡單，背後卻蘊有一個大千世界——比方K330第二樂章如此精鍊、單純到極點的音樂，每個人的體會可能相差很多，就如同這句“廢話”：「質量的加法有意義」，各人的領會就不盡相同……（越扯越唬爛了）。

今年適逢Mozart逝世二百週年，且讓本文為「時空」點綴一些Mozart的音符吧。

## 天才之悲劇

對我來說，Mozart的鋼琴協奏曲中達到的均衡、完美，已屬藝術的極致，而二十號以後的最後數首，更是各有各的神妙境界，尤其僅有的兩首小調作品，以其獨特的色調知名於世……。

愛因斯坦（註二）喜歡把Mozart音樂中少為人知的悲挹與不安，比喻成潛伏在平靜湖面底下的暗流……聽聽這無窮無盡的陰暗流動：

## Piano Concerto No. 20 in D Minor, K.466

Violino I.

Violino II.

Viola.

Violoncello e Basso.

Allegro.

Ob.  
Fag.  
Cor.

*p*

這三連音的低吟是如何被激發、外鑠，成為閃電般的尖嘯：

*f*

以及雷鳴的震顫：

*p*

何等深切的感動力量，衝擊著聽眾的心靈——

另一首第廿四號（K491）c小調鋼琴協奏曲，在結構設計上尤為精巧，動機的運用技巧異常高超，即使是在舒緩的第二樂章，木管群也有織度複雜的音樂進行，可以想見Mozart在此曲中注入的心血。

人云：Mozart是最會包藏自我的作曲家——只有偶爾他的悲苦終究滿溢而出之時，我們才有機會去認識Mozart的另一面——也就是在這些Mozart少數的小調作品中，當我們把其中的細節放大，去解讀這些音符，在反覆聆聽之後，將有感於Mozart式的悲情——相較之下，布拉姆斯的苦澀，馬勒的傷逝，也顯得太渺小太渺小了……

#### 動機解析（K491 第一樂章）

這是個以黑色為基調的樂章，聽聽這第一主題：

Violino I.  
Violino II.  
Viola.  
Violoncello e Basso.  
Allegro.

全然不同於Mozart慣有的優雅、歌唱性之曲調。奇異的減七度大跳是使音樂聽起來陰森的神來之筆，而Mozart又一反古典樂派工整、對稱的造句方法，以樂句壓縮及動機模進的手法，製造出緊迫的震懾效果，使音樂在弱聲的齊奏一開始，即已預示這樂章黑暗的色調。

分析這樂章的鑰匙就藏在前幾小節的動機裡：



前置的十六分音符造成了不安的節奏型態與衝力，圓滑下行後突兀的上跳，更賦予這動機強烈的個性。細看此樂章中使用大跳音程所造成尖銳的不諧和與音樂的動態，如此高超的手法，堪稱史上所僅見。

這動機亦可被變形而展現溫和的一面：

52

然而最令人驚歎的是，在呈示部的結尾，Mozart 以天才的巧思，把這動機悲壯的特質轉化成爲一種有力的肯定：

265



講到動機的切割、轉化、發展，貝多芬固然是第一高手，但此處Mozart 創造的奇異動機，及處理手法，應屬空前絕後吧。

### 呈 示 部

Mozart 確立的協奏曲形式中，管弦樂呈示部之後，主奏樂器的再次呈示，基本上只是前者的擴充或再詮釋，很少像這首曲子中，兩者有顯著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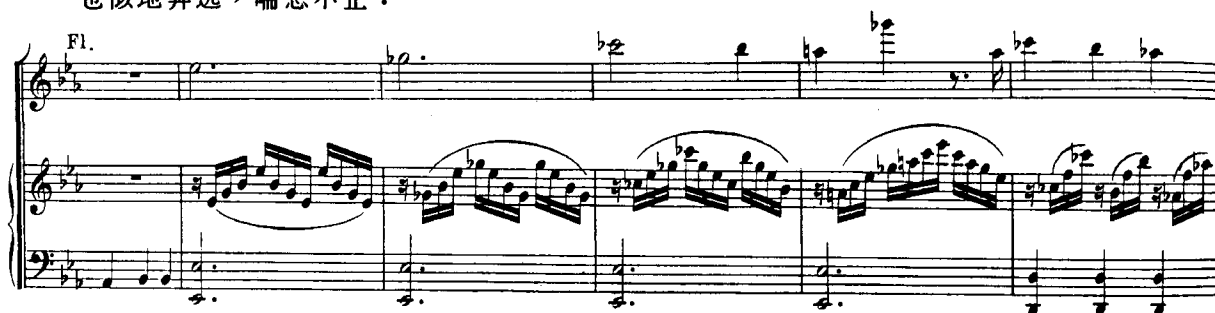
· 在第一次呈示之中，Mozart 刻意地製造強烈的悲劇性——第十三小節後的管弦樂總奏，以排山倒海之勢前進，鼓號齊鳴，第二小提琴亦潛伏在第一主題的威嚇之間蠢蠢欲動：

在小提琴以急速律動推至最高潮之後，接著溫和的木管稍微沖淡了陰沈的色調（以維持古典樂派應有的平衡），但不久再被強烈的第一主題打斷。這呈示部全被小調所主宰，其間穿插的大調，配合力度上強、弱、強、弱、強的段落設計，只是一種點綴；爲了對比緊接的小調樂段，以在聽衆心中造成最強的印象。





等到第二次呈示鋼琴主奏出現，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戲劇情景，在這裡，管弦樂的功能全然不是鋼琴的“協奏”，反而挾其噩運般的第一主題成為一種壓迫——這個主題是如此的可怕，以至於即便只由一支長笛單薄地吹出，也使得鋼琴驟如受驚嚇的小鹿飛也似地奔逃，喘息不止：



不過鋼琴很會“苦中作樂”——在若有所思的低語之後，猶能自己發明出開朗的副主題：



或跟隨木管愉快地嬉戲，應和著：





整體來看，這最後在降E大調上結束的第二呈示部，鋼琴部分表現的是Mozart樂觀自適的一面，有點瀟灑、有點天真。

### 發展部

鋼琴的獨白被第一主題打斷後，由f小調轉g小調，低音管決定性的forte樂句揭開最具戲劇性的一幕—Mozart音樂中的顫音可說不勝枚舉，但沒有一處像這裡，有那麼可怕的音效，越聽越感到不尋常。



一如發展部常有的快速轉調，此處每四小節轉一次調（向下五度），而我認為這也是Mozart對轉調最戲劇化的運用：





這裡以屬七和絃為本位的震顫，其音響是如此的可怕，猶如某種吼聲——可悲的是，當鋼琴以快速琶音逃開，不意還是在別的調受驚於此沈重的恐嚇；從 c 調逃至 f 調，再逃至降 b 調、降 e 調，左衝右突，卻始終陷於宿命的絕境之中——Mozart 的悲劇莫甚於此！

在木管一句緊似一句的動機逼迫中，主題再現。

### 再 現 部

這裡，往昔的天真、樂觀已消失殆盡，原為大調的副主題以不尋常的方式再現。此處雖已無第一主題的重壓，但音樂以小調為呈示部所作的回顧，淡淡道來，卻令人有無限惆悵之感。

……花奏之後的尾聲，第一主題被縮減，再縮減——最後悄然結束。

### 最 後 的 謎 (第三樂章)

第三樂章變奏曲，有個像嘆息語氣的主題：

Violino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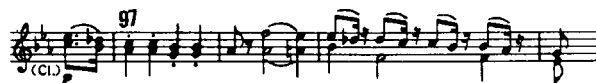
Violino II.

Viola.

Violoncello e Basso.

這變奏曲偉大之處是在內部的戲劇性；即兩次由小調轉至大調的地方。

主題逐漸增加強度，以至賦予進行曲性格的附點節奏型，鋼琴與管弦樂沈重地槌擊著，然後忽然由木管奏出舒解的大調旋律，這是很迷人的色彩轉變：



等到主題變奏以鋼琴低吟，好像心境越潛越深，縮回內心世界自語之時，音樂由 c 小調轉為 c 大調，出現晴空般明朗的曲調，一掃瀟灑的陰霾：



我認為這裡的轉調，無論是貝多芬「命運」或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的凱旋，都沒有 Mozart 感人之深——這又是 Mozart 音樂中不能解釋的美。

簡短的主題再現後，即進入花奏部分，這裡演奏家可以依他們對此曲的瞭解，彈出樂觀或悲觀的 Mozart——但這曲子的結局還是掌握在 Mozart 手中，音樂進入 Coda，期待已久的謎底終將揭曉……

我們先回頭想一想：另一首小調作品 K466 的結局是什麼？第三樂章以激動的 D 小調始，而以 D 大調終，其間轉至大調時，音樂一變成爲愉快而詼諧，繼而滑稽——最後連銅管也好像在輕笑——讓人覺得這種「由黑暗到光明」的結局，與其說是一種精神勝利，倒是更像荒唐的——甚至是狡猾的——自我隱藏。

好了，我們終於是聽到這曲子是怎麼結束的了——什麼？……一堆半音階？



……大調？小調？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當你還陷在半音階的迷陣中苦思時，音樂卻在倏然之間，如一陣旋風捲過似地戛然終止——

或許，Mozart 的內心世界，就如同他許多曲子中不絕如縷的半音階，永遠是猜不透的謎。

註一：托瑪士、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說：

「許多數學家及理論物理學家都酷愛音樂，其中甚至有些曾無法決定要搞音樂還是走科學。」

Albert Einstein 拉小提琴的形象是衆所周知，據說 Feynman 到晚年則醉心於華格納的樂劇，還有吳大猷先生、李怡嚴……別忘了還有我們系主任。

註二：Alfred Einstein（1880～1952），德裔美籍音樂學者，爲物理泰斗愛因斯坦的堂弟。他有許多重要的音樂著作，其中以《Mozart：his Character, his Work》堪稱是研究 Mozart 的權威著作。